



## 我爱香椿树

李冰(任城)

我爱香椿树!

十几年前搬进新家时,小院里空荡荡的,我和女儿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,花了几天时间挖出来几个小窝窝。因为我偏爱香椿树的品质,独爱其香醇的味道,就种下了两棵香椿树苗。

当春韭收割的时候,香椿树的叶子,也赶着早把头伸出来了,春风帮它,阳光帮它,温暖的土地也帮它,终于,探出了一个个小脑袋。虽然从远处看不是很明显,可走近了,你会发现它由于害羞而带有微红的嫩嫩的脸庞。

天天浇水,天天观察,天天期盼……香椿树的叶子吸吮着阳光天天变样。渐渐地,弯曲着的细小芽叶伸直了腰,一簇簇拥挤的叶芽像张开的手掌,舒展的充分挺拔,每个光秃秃的枝条顶端散开了一把骄傲的小伞。

收获时,我举着竹竿迎着耀眼的阳光,第一朵香椿的嫩枝在轻轻的脆响中下来了。叶厚芽嫩,绿叶红边,充满弹性的嫩芽,每一朵都是盈盈一握,每一枝都散发浓烈的芬芳。

岁月渐长,对香椿的品性又多了几分敬意。它一次次抽芽,直至长出木质的芯,人们才罢手。夏季,和其他树木一样蓬勃茂盛。尽管枝头折弯的桎桠还能看出经受过磨难,它依旧昂首,用浓荫为小院带来清凉。

我爱香椿树!

## 风起时,我与柳枝共舞

刘瑜(邹城)

最初,我喜欢上柳树是从小学课本上的诗《咏柳》开始的,诗中写道,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这首诗写柳树简直绝了,把春风比作剪刀,赞美她裁出了柳树,也裁出了春天。

柳树的生命力是特别强的。我小时候,父亲种柳树从来都没有专门买过柳树苗,他都是在早春时节,从柳树上砍下树枝,砍成三、四十厘米长的柳木小棍,然后把把这些柳木小棍插在责任田的边上。天气转暖,这些扦插的柳木小棍便生根发芽,成活率极高。

到了夏天,我们这帮孩子在家长的催促下要到地里割草。为了防晒,我们通常爬到柳树上,折一把细细的柳枝,然后编成一顶草帽戴在头上。一是为了防晒,二是为了学志愿军战士,戴上觉得很威风。割草之余,我们就在草地上和庄稼地里玩捉迷藏。那可真难找,一个孩子卧在草丛中,头上戴着柳条草帽,和草地融为一体。有时找了半天也找不到,只好举手认输。

到了秋后,柳条的作用就更加得到了凸显。我父亲最擅长用柳条编各种筐子、篮子,因为柳条柔软。秋后,父亲用镰刀从柳树上剪下大量的柳条,去掉外皮儿,再晒个半干,就开始用柳条编制各种小筐子、小篮子,还有小笼子。编多了,自己用不完,也拿到横河集上去卖。

长成的柳树,可以用来盖房子,做各种农具、家具等。比杨树质量好得多,而且柳木做的家具不生虫子,颇受人们的喜爱。

这就是我眼里和心中的柳树,美且实用,我爱上了柳树,并在风起时,与柳枝共舞……

## 小麦岛听海

陆以恒(任城)

沿浮山所麦岛路左拐,是进入小麦岛的唯一通道——跨海大桥。春日青岛的海面,被柔嫩的阳光氤氲着,像笼罩着一个蔚蓝色的梦。桥的左侧绿波汹涌,极目远望,海天一色,浮光掠影。

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气息,将妻子的丝巾吹成翻飞的旗。桥头一组巨大的银白色海豚雕塑以跳跃的姿态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山腰一片松林在海风中欢唱,挺拔的身姿,翠绿的枝丫,每一棵都像是一座小小的山峰。千万枚松针与海风缠绵着,涛声在此刻变得朦胧,唯有松脂的清香愈发清晰。松林旁边的海岸上,一棵远离松林独自矗立的松树把枝丫伸向大海。它,像一个远足不知流向何方的孤独少年,沉默而又迷茫。又像是个失恋的少女,对着席卷而来的海浪窃窃私语,述说着对情人的无尽思念。话音未落,又一阵风过,海浪便卷走了她未尽的情话。

山顶的观景台在离海面十余米的悬崖上,海岸边深褐色的礁石群时隐时现,仿佛苍龙浮出水面的脊背。天湛蓝湛蓝的,无垠的海面突然变了颜色,近处的海水像晶莹的蓝宝石,往远处逐渐变暗,靛蓝、天青、银灰,到天际线处已与蔚蓝的天空连为一体。海鸥的翅膀掠过浪尖,此刻的涛声响起,涌浪在礁石上撞成花朵,海风裹挟着泡沫的咸腥扑上面颊。

走下弯曲盘旋高低错落的木栈道,那是一片鹅卵石的世界。还没到涨潮的时间,满地的灰白、橙黄、墨绿、靛青,一半在岸边,一半没在水中。我捡起一块色彩斑斓的鹅卵石,细细欣赏大海雕琢出的美丽纹路,放到耳边摇晃倾听。妻子问:“听到了什么?”我说,“大海的声音,大海和石头亿万年的故事。”石头浑圆温润地躺在我的手心,我知道这是大海凝固的岁月年轮。

岸边礁石上的涛声激荡着我们的耳鼓。忽然懂得所谓听海,原是听蓝天与大海呢喃,听礁石与浪花争吵。听松林和情人私语,听游人遗落的欢笑。听永恒的潮涨潮落,听妻子在我耳边哼起的歌谣。

## 怒放的荷花

姜丽娜(济南)

周末上午,我穿梭在树头花落未成阴的小道上,回眸时瞥见,对面的河道里有一抹橘色在水中不停地晃动,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位皮肤黝黑的环卫工人穿着橘黄色工作装,站在河道里打捞垃圾。

突然一个童声传入我的耳畔,“妈妈,这里的水真清,我要让它们动起来!”只听见嗖的一声,一块小石子落在母子脚下的河水里。顿时河面上荡起一圈圈涟漪,并向四周波及……在晨风里。原来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学龄前的孩子也在赏春。那位年轻的妈妈趁机说道:“看,伯伯在让河水变干净,以后可不能乱扔垃圾。”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眼中满是好奇。

孩子一块小石子激起的波纹逐渐扩散,也在慢慢减弱。溢到环卫工师傅身边的时候,已经很轻很淡,水纹的波动依然在继续。那位在劳作的环卫工仿佛成了碧波中一朵黄色的荷花,一枝独秀昂立水中央。正是这些环卫工的付出,才让我们身边有了碧水蓝天、清新的环境;也才使得我们行走在干净整洁的街道上,呼吸着清爽的空气。

我准备离去的时候,突然觉得,依然在河中劳作的环卫工突然变得高大起来。在清澈荡漾的河水中,在依依垂柳的衬托下,犹如一株璀璨灼人、向阳怒放的荷花。

## 春雨

倪磊(陕西)

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了整夜,春日里的雨水不同于别的季节,虽是连绵不绝却未曾让人心生烦闷厌恶之情,反倒是觉得舒坦、通透。清晨推开柴门,如丝的细雨就扑面而来,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夹杂着泥土的芬芳,不觉让人心旷神怡,抖擞了精神。

远处的青山连绵起伏,山岗间似有若无地聚着团团雾气将群山隐匿其中,给人一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朦胧之美,一阵微风轻拂将雾团打散,山的全貌又重新展现于世人眼中,似乎给青山涂上了一层淡淡黛妆。

春雨泽润下的乡村也自有一番别致景象:山林中的草木得到了久违的滋润,纷纷褪去冬日的枯黄露出了春日新绿,干涸皴裂的树皮在雨水的拍打中焕发了勃勃生机,枝干上有零星的嫩芽儿吐出,各色不知名的杂草也纷纷褪去枯黄披上了早春的新绿。野生韭菜拼命地吮吸着甘甜雨水,空气中弥漫着袅袅韭香,飞鸟们在枝头尽情歌唱,悦耳的鸟鸣声在空旷的山谷中久久回响。

田垄被丝丝缕缕的雨雾所充斥,雨水将冬日板结的土地润得蓬松,零星有青草和野菜探出头来。庄稼人头戴草帽在雨中开垦着土地,雨水顺着农人脸上纵横交错的沟壑一直向下流去,淌过肩膀、聚积在了翻起的裤管里。

春雨如母亲般无私的滋润着世间万物,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。春雨又似妙龄的少女般为我们带来春日的灵动,告知我们寒冬已然成为过去式,取而代之的是桃红柳绿的春满人间。

## 泰山消防队

井源(任城)

在天门云梯,十八盘之巅  
守护者静默矗立,如山之魂  
一千六百三十阶,仰望星空的虔诚  
四百米高差,见证勇者无畏的征程

时光如水,信仰铸就铁壁铜墙  
消防红,在雾与霜中熠熠闪光  
扁担与汗水,凿冰取水的岁月  
馒头与咸菜,是冰雪中的坚韧与刚强

从流动哨岗到图书室的温馨光亮  
他们,在时光里书写奉献与担当  
防火巡查,古建筑群旁的坚定步伐  
每一级台阶,踏出了平安的保障

照片墙上,笑颜与挑战并存的记忆  
从模糊至清晰,变迁中不变的初心  
青春在此绽放,誓言响彻云霄之间  
新一代挑山工,续写着忠诚与荣耀

负重前行,铁肩担道义,步步生风  
每年跑出的五十二万级台阶  
铸就铁血儿郎  
山岳救援,绳索飞舞,无人机翱翔  
智慧与勇气,编织安全的天网

锦旗挂满荣誉墙,每一面背后  
是生命与希望,是不眠之夜的光芒  
雪中救援,风里来火里去,无畏艰难  
泰山之巅,他们是最暖的阳光